



言季
藝
十

子江 盜 上

蓝云舒 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子江虫血 (上)

蓝云舒 著

千古江山，
风流，总被雨打风吹去……

目 录

	楔子	/ 1
第一章	极品花痴	/ 3
第二章	杯具人生	/ 11
第三章	情蛊传说	/ 17
第四章	所谓真相	/ 21
第五章	斗智斗勇	/ 27
第六章	前辈威猛	/ 35
第七章	各逞心机	/ 40
第八章	欢聚一堂	/ 46
第九章	自作自受	/ 51
第十章	百毒不侵	/ 57
第十一章	一波未平	/ 62
第十二章	流水无情	/ 70
第十三章	金风玉露	/ 77
第十四章	险象环生	/ 83
第十五章	相忘江湖	/ 87
第十六章	慧剑情丝	/ 94
第十七章	书到抄时	/ 101
第十八章	花好月圆	/ 107
第十九章	从此陌路	/ 114
第二十章	好梦易醒	/ 119
第二十一章	还乡路远	/ 129
第二十二章	日出江花	/ 139
第二十三章	书山有路	/ 144
第二十四章	曲惊四座	/ 150



第二十五章	变生肘腋	/ 155
第二十六章	近乡情怯	/ 163
第二十七章	千年城楼	/ 170
第二十八章	帝心难测	/ 178
第二十九章	脂香刀影	/ 186
第三十章	一夜血色	/ 195
第三十一章	冬至大祭	/ 199
第三十二章	世事因果	/ 206
第三十三章	輿情汹涌	/ 213
第三十四章	作茧自缚	/ 220
第三十五章	狭路相逢	/ 227
第三十六章	皇宫新年	/ 237
第三十七章	奉旨大婚	/ 244
第三十八章	新婚燕尔	/ 251
第三十九章	新妇难为	/ 261
第四十章	罅隙初生	/ 269
第四十一章	纵马欢歌	/ 285
第四十二章	风起萍末	/ 294
第四十三章	瞬息千里	/ 307
第四十四章	风雨彩虹	/ 315
第四十五章	化茧成蝶	/ 324
第四十六章	蓦然归来	/ 329
第四十七章	不堪真相	/ 336
第四十八章	运筹帷幄	/ 343
第四十九章	正面交锋	/ 350
第五十章	贵客上门	/ 359
第五十一章	宴无好宴	/ 365
第五十二章	来日忧患	/ 377

楔子

在拿到——不对，确切地说，是看到傅刚的结婚请柬的时候，骆晓飞的第一感觉是：这一天，终于来了！

心上人结婚了，新娘不是我，这大概是人世间每天都会上演的悲剧，只是她更悲催一点：她的心上人，连结婚请柬都不会送给她！哪怕她爱了他10年——就像他讨厌了她10年。

从15岁起，骆晓飞就想尽一切办法抓住傅刚的心；到25岁的时候，她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败得那么惨：原来她的白皮肤、瓜子脸、微微上挑的大眼睛就是原罪——在傅刚眼里，她的脸，只能让他联想起那个害死他妈妈夺走他爸爸的恶毒女人！

说出这一切的那天，傅刚喝高了，拍着桌子对杜锋说：我知道这对她不公平，但没有办法，我太讨厌她的眼睛了，我太讨厌她笑起来的样子了！

坐在背面桌的骆晓飞泪如雨下。

杜锋丢下傅刚过来想安慰她，却被她一把推开。

杜锋，是骆晓飞人生的另一个悲剧：他们在一个大院里长大，读着同一所小学、中学和大学，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比傅刚帅得多，而且对她好得无可挑剔……骆晓飞不止一次地想过，如果她能爱上杜锋该多好！

她甚至真的跟杜锋交往过两周，却在他第一次吻她的时候落荒而逃——那黏糊糊的感觉太恶心了！

与杜锋无关，是她自己的心魔。看过半年心理医生之后她才知道这个原因，并因此更加绝望。

现在，傅刚的结婚请柬就在骆晓飞的手上，这片大红艳丽得让她晕眩。请柬邀请的对象杜锋就站在她身边，眼神看上去比她还伤心。

这他妈的都叫什么事啊！骆晓飞想，这倒霉的一幕就像她悲催人生的



浓缩,她上辈子得做了多少坏事才会有这样的报应!

那天,在哭着睡着之前,骆晓飞似乎看见一片无尽的红色向她席卷过来,有一个声音问她:

“你真的愿意一切重新来过?”

“愿意!当然愿意!”

“无论付出什么代价?”

“是的!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!”

很久之后,她还会想起她的回答,然后明白了一个道理:无知者无畏!

第一章 极品花痴

是下雨了吗？

迷迷糊糊中，似乎有几滴冰凉的水珠落在骆晓飞的脸上、手上。

帐篷漏雨了？不对，怎么好像还有好几个人在哭？

骆晓飞想睁开眼睛看看，但眼皮却沉得像上面站了好几头大象，然后，一种火辣辣的痛开始在她的感觉里蔓延，额头、嗓子、肩膀，就像有人拿烙铁在上面炙烤一样。她忍不住呻吟了一声。

“公主醒了！”“公主醒了！”雨突然停了，一堆人在叫。

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！

下一秒钟，骆晓飞的脑子里突然划过一道白光：难道，难道她真的中奖了？！穿越！还是公主！

作为一个小强型记者，骆晓飞从来不缺乏敏锐的直觉和死缠烂打到底的毅力，想到中奖的可能，她本来疲惫疼痛的身体里迸发出新的巨大力量——眼皮被撑开了！

短暂的模糊和晕眩退去后，骆晓飞眼前出现了一堆乱晃的女人脸，还有一顶挺漂亮的蚊帐，不对，是纱帐。

信息有点少，不过，不妨碍骆晓飞的大脑开始高速运转：眼前的人个个都是一副含泪带笑的鬼样子，说明她刚才大概病得很重，说不定已经快挂了（废话，不挂你能穿来吗？）；她们大多都梳着双丫髻，说明是侍女或宫女身份，那么她的便宜皇帝爸爸和皇帝老婆娘亲显然不在，说明这个公主不大受宠……

骆晓飞正在胡思乱想，眼睛最大的那个小姑娘已经擦了擦眼泪，轻声说：“谢天谢地，公主终于醒了，小蒙，你去把药热了端过来，梅子，你去打发人请太医。公主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



骆晓飞心说,丫头你错了,是谢天谢地,你家公主终于挂了,本人现在感觉很疼……不过她没有开口,看着帐顶保持茫然状:至少到目前为止,她的脑子没有前任的任何记忆,说不定要祭出穿越女第一常用法宝:失忆。

头顶上这顶纱帐看来真不便宜!轻如云霞的薄绢质地,绣的几支荷花鲜丽得似乎能散发出清香……骆晓飞原来也看过类似的古代染织品图片,但当它洗去时光累积的暗沉,鲜活地出现在眼前,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!骆晓飞暗暗握了下手,尖利的指甲划过手心,疼痛似乎在以另一种方式提醒她:此刻的她与前世真的已经隔了无数的时光,她和傅刚已经在两个世界里,永远再也看不见对方。

对他来说,这大概是个特大喜讯吧。

“公主,别伤心了,身体要紧。”有人带着哭音在耳边说。骆晓飞这才发现自己的眼角已经湿了,泪水顺着鬓角流向耳朵,然后被一块轻柔的帕子拭去。

还是那个大眼睛的小姑娘,她强忍眼泪的样子看起来比骆晓飞还要难过,顿时让骆晓飞有点不好意思,条件反射地想说“对不起”,却发现自己的嗓子完全说不出话来……好险!

大眼睛小姑娘显然立刻发现了自家公主的状况,强忍的眼泪顿时滚滚而落,一面还要安慰她:“公主别说话,太医说了,你伤了嗓子,要静养几天才能好。”

伤了嗓子?那就是失声咯,还要不要失忆呢?骆晓飞警惕地仔细感觉了一下,发现脖子从里到外一圈都疼得厉害,不像是感冒生病,倒像是……上吊?

可上吊会把肩膀和额头也吊得这么疼吗?

“咣当”一声巨响,骆晓飞吓了一跳,所有的丫头也都回头去看,大眼睛的小姑娘突然张开双手,紧张地挡在骆晓飞面前,然后她的身子一个趔趄,一个比她高了整整一头的年轻男子出现在骆晓飞的床前。



“公主殿下,你终于醒了!我还以为你要昏上十天半个月呢!现在可以让敏儿从佛堂里出来了吧?”

呃?这是什么状况?骆晓飞茫然地看着眼前这张背光出现的愤怒扭曲的脸——好像还挺眼熟的,可她认识这么龇牙咧嘴的男人吗?

“二爷您别这样!公主她才醒,这次她是真的伤得很重,不信您问太医!”大眼睛的小姑娘扑通跪下,哀求这位“二爷”。

骆晓飞眼珠转了转,这个情况么,根据穿越文狗血定律,“二爷”像是本尊的丈夫,他嘴里的敏儿就应该是该瞎眼负心汉的心头小妾了,她接手的这个倒霉公主应该是被自己丈夫推倒撞伤丢命的……但是,公主的老公不应该叫“驸马”么?驸马会揍公主也就罢了,醉打金枝么,怎么还能纳小妾?而且他把公主都快打死了居然不害怕,还理直气壮的来为小妾找场子?

骆晓飞简直茫然得不能再茫然了,但下一刻,她觉得自己的头发“腾”的立了起来,因为这位“二爷”已经一脚把大眼睛小姑娘踹了出去!

大概是被她眼里的怒火吓了一跳,这位“二爷”往后退了一步,随即冷笑起来:“怎么,我踢她一脚你心疼了?你踢敏儿的时候怎么没想想后果!”

废话!正房踢小三,有什么好稀奇?算了,搞不清状况,又没有力气打架,只能忍下这口气,她决定闭上眼睛生气。但随即,脸上一疼,一只手用力戳上了她的鼻子:“你别装死!去跟夫人说你没事了,让她把敏儿放出来!”

我靠,是可忍孰不可忍!骆晓飞怒视着眼前这张同样怒火万丈的脸,如果不是没有力气,她绝对会一口咬掉那根混账手指头!

突然间,眼前一花,一个瘦小的身影挡在了她的面前,而那个“二爷”已经踉跄着退到了门口。随即这个瘦小的身影转身跪下,磕了个头:“奴婢不遵公主吩咐,对二爷动手了,求公主处罚!不过您就是打死我,我也绝不能再眼睁睁看着二爷伤您了!”



这是个肤色微黑,五官清秀,却有两道浓丽剑眉的小姑娘,满脸都是倔强。

而骆晓飞满心都是个囧字,我的天,本尊到底是哪路神仙?这样忠心又给力的丫头也舍得罚,而且是因为保护了自己去罚她!

浓眉的小姑娘已经站起来,以一种小母鸡的姿态护在床前,那位“二爷”的脸越发青了,但没有再冲过来。

骆晓飞用力抬了抬脖子,想让自己坐起来,“公主,您想起来?”大眼睛的小姑娘赶过来,骆晓飞用力眨了眨眼睛,她立刻轻柔地将她扶起,她背后垫上靠垫,又牢牢地扶住了她。

骆晓飞长出了一口气,坐起来之后,她才发现,这屋子不算太大,陈设相当精致,一色黄梨木家具,配着雪青色的床帐与淡青的窗纱,在屋里七、八支蜡烛的照射下,显示出一种古色古香的雅致。

屋里一片寂静,“二爷”的喘息显得分外粗重。骆晓飞注意到,除了大眼睛的小姑娘和浓眉毛的小姑娘护在自己身边外,另外几个丫头都退到了一边,瑟缩地低头装作不存在。

妈的,我穿的到底是哪门子公主啊?病得快死了也没有正经主子过来探看,驸马一见面伸手就敢打,连身边伺候的人贴心率都这么低——听刚才浓眉毛小姑娘的话,似乎该公主宁可挨揍,也不让身边的丫头拦着驸马,谁拦就往死里罚谁……难道说,难道说,现在的我,就是传说中那种极品大花痴外加贱人VIP?

“夫人来啦!”

门外传来清脆的声音,思维涣散中的骆晓飞精神一振。刚才还在努力缩小自己的两个丫头“嗖”的越过“二爷”,蹿到门口,打起门帘:“夫人请进!”

“嗯,你们公主怎么样了?”和这把低柔而不失威严感的声音一道出现在门口的,是一个珠钗高髻的端庄身影,身边拥簇着四、五个丫鬟媳妇。



“见过夫人。”屋里的丫鬟们整齐地福了下去，大眼睛小姑娘没有起身，依然小心地扶着骆晓飞，这让她心头一暖；而浓眉小姑娘回头看了一眼，才低头回答：“回夫人，公主刚刚醒了。”

“起来吧，都怪你们不晓事，才让公主出了意外，好在公主福大命大，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”贵妇人似乎没有看到坐着的骆晓飞，眼光先只在丫鬟身上一扫，又对“二爷”说：“宇儿，你杵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去看看你媳妇！”

二爷却仿若不闻，向贵妇请了个安，便依然铁青着一张脸站在了旁边。贵妇人皱起了眉头，却也没再说什么，自己向床前走了过来。

骆晓飞放低了眼光，看着那条越来越近的青色六幅长裙，心里拔凉拔凉的：看来前任的处境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，不但丈夫是摆明了的厌恶，这个婆婆也不待见自己啊！

眼见大裙子已经到自己跟前两步，骆晓飞才条件反射挣了挣，还没想好要拿出副什么表情来，已经听见贵妇人道：“公主您别多礼，身子怎样？可好些？”

骆晓飞张张嘴，发出嘶的一声，委婉而明确地表达出自己嗓子坏掉了的事实，身后的大眼睛赶紧解释：“夫人，太医说公主伤了嗓子，这几天都不能说话了。”

“喔？”贵妇的眉毛优雅地皱了起来，“看来这次……”忙又转了脸色：“天珠，太医开的药给公主喝了没有？”

这个大眼睛的小姑娘原来叫天珠，骆晓飞提醒自己要记牢这个名字，耳边就听见她回答：“回夫人，公主醒的时候药已经凉了，刚让小蒙去热。”

“好，那太医就在前院……”

“已经让梅子打发人去请了。”

“好。”贵妇人优雅地微笑着，脸色和蔼地对骆晓飞道：“公主这次是受委屈了，都怪宇儿不晓事，我已经帮你教训过他，他再不敢了的，袁氏也是



个不省心的,我打发她去佛堂为公主祈福去了,你不好起来,断不能让她出佛堂一步!”

骆晓飞心里略微松了松,不管这话有多少可信度,至少大 BOSS 还有诚意摆出这副态度来。她正努力要挤点感激的微笑来,只听那位“二爷”冷冷地哼了一声。

骆晓飞条件反射地挑眼一看,这一次,烛光清晰的照亮了他的脸,他的脸色虽然还青着,五官却好歹没到处移位了,可这张脸!天哪!这不是杜锋的脸吗?刚才他一直背着光,自己又没仔细看,才会一时没认出来。现在看看,这张脸跟印象里那张虽然要年轻上七、八岁,瘦了个二三十斤,加白至少四个以上色度,但应该是同一张!

难道他也穿过来了?我要不要跟他对个暗号?天王盖地府?飞雪连天射白鹿?

骆晓飞只觉得脑子一片混乱,只能呆呆地看着那张又熟悉又陌生的脸,神马夫人丫鬟的都变成了浮云。

那“二爷”似乎也觉察到了骆晓飞的目光,脸上立刻流露出毫不掩饰的鄙夷嫌恶,仿佛看见了一坨狗屎般断然转过头去。

看见熟悉的脸上露出这种完全陌生的神情,骆晓飞脑子立刻清醒了几分,这才看见贵妇人也略略皱起了眉,骆晓飞心里一凛,却立刻发现对方的皱眉似乎仅仅是有点不快,并没有半分吃惊怀疑的神色。

看见骆晓飞目光回转,贵妇人笑了笑:“你这孩子。”又回头道:“宇儿,你还不过来跟公主认错?”

“二爷”冷哼了一声道:“母亲之命,宇辰原不敢不遵,但我若认错,不是更涨了她的气焰,今儿她敢踢敏儿,明儿就该踢我了!”

贵妇人脸色一沉,正想说什么,门外有人道:“太医来了。”

浓眉毛的小姑娘立刻上来放了床帐,又将骆晓飞的手放到帐外,在上面搭了一条雪白的绢帕,转眼间,几个丫头也早搀着贵妇避到旁边的另一



间房里。

隔着床帐,就见一个瘦瘦的老头走了进来,低头走到床前,伸手便开始诊脉。骆晓飞原来也去看过中医,不过是诊个十几秒钟的脉、问几句症状便开药,却见这次诊脉的时候出奇的长,诊了足足有一盏茶的时间,然后又换了左手,又诊了半盏茶多的时间,才放了手,骆晓飞还等着他问,却见他已经一言不发的就退了出去,从头到尾,不但一言不发,连头也没抬起来过。

骆晓飞正在纳闷,只见有个上年纪的媳妇已跟了出去,天珠拉开床帐,那媳妇一会儿工夫便回来了,先到里间跟贵妇人说了几句,骆晓飞耳朵尖,听着依稀是“先头有些凶险”、“如今平稳了”、“吃药调理”。就听那二爷冷笑着说:“什么昏迷不醒,倒也要有些新鲜的把戏才好!娘您可以放心了,就让敏儿从佛堂出来吧,又是有身子的人,这都两天了,我怕她受不住。”

“还不是你干的好事!”贵妇压着声音,音调却明显尖锐起来:“你以为我想委屈我孙子么?她虽然是大燕人,又为要嫁你跟父兄都翻了脸,但好歹也是正经金枝玉叶,她愿意以平民礼嫁入杜家,是为了讨你欢心,你以为她就真是平民不成?没事也就罢了,真有个三长两短,信不信我们杜家都要受牵连!你要宠敏儿也要有个度,我让她在佛堂里静静心,不为她冲撞了公主,就为让她知道她到底是什么身份!”

“敏儿身份哪里不好了?金华袁氏的女儿,我看只怕比一个除了名的大燕公主还要高贵点!”

“你糊涂!你以为我顾忌的是大燕?她原来虽说如何尊贵,但就嫁你闹的这一出,便在大燕什么也不是了。可别忘了得脸的是谁?是皇上!不然皇上会巴巴的自己出嫁妆把她嫁过来?若是没三年,说是杜家宠妾灭妻把她弄死了,皇上的脸往哪里放?我原以为你是明白的,这亲事又是委屈了你和敏儿两个,所以你们怎么闹我也不管,但到现在你居然还不明白?要害死我和你爹爹才放心吗?”



“咚”的一声闷响,那边厢,“二爷”大概是跪下了;这边厢,骆晓飞含泪望苍天,连叹气的力气都没有了:原来就知道这个公主是个傻的,没想到能白痴得这么奇葩,她把自己害死了不要紧,以后她骆晓飞可怎么办才好?

杜家的二爷低头走了出来,又狠狠地瞪了她一眼,才快步离开了房间。

贵妇人也慢慢走了出来,看见骆晓飞怔怔的,眼底划过一丝阴郁,面上却笑着道:“公主放心,太医说了您的伤已经不打紧了,慢慢养着就好,你就好好歇着吧,明儿我再来看你。”

骆晓飞茫然地看着她,刚才的打击来得太沉重:本来以为混上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公主,可以过过欺男霸女、混吃等死的逍遥日子,结果却是穿进了一个脑袋先进水后被门夹的绝世二百五,没有娘家的支持,没有丈夫的宠爱,婆婆也不待见,估计还没法和离。她以为她在二十一世纪的生活就够悲催了,可跟这处境一比,那就是天堂啊……骆晓飞欲哭无泪地看着眼前的贵妇人,只想跟她说:您赶紧给我毒药毒死我吧!

贵妇人显然没有听见骆晓飞的心声,看见她茫然又悲伤的样子,忍不住皱了皱眉,一边的天珠忙上前行了一礼:“多谢夫人。”

贵妇人带着人浩浩荡荡地走了,骆晓飞茫然地被天珠服侍着喝了药,又净了脸,茫然地听她在耳边唠叨了无数遍身体要紧,最后,茫然地睡下了。

蜡烛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灭了,纱窗外隐隐透进月光的银白,可嘴里药的苦味却似乎越来越浓,苦得她恨不能放声大哭一场。

怎么办?我该怎么办?骆晓飞盯着床帐,生平第一次觉得:比起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迷茫和恐惧,永远再也见不到傅刚的悲伤,不算什么,真的不算什么。

第二章 杯具人生

接下来的三、四天,骆晓飞过上了吃了睡,睡了吃的猪样人生,身体显然在慢慢好转,但心情却无法轻松起来。

首先,她确认,她真的是穿了,回不去了。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,她都满怀希望能看见自己熟悉的泛着黄带着水渍黑点的天花板,但映入眼帘的,却永远是那该死的藕荷色纱帐——连一根丝都没脱!

刚刚看到这顶纱帐的时候,她新鲜、刺激、慌乱,之后这几天,悲伤才如潮汐涌起,让她在认识到“再也回不去了”的那一刻,几乎无法呼吸。老爸老妈也就算了,反正很早以前他们就各自有了新的生活,但那些和她一起哭过笑过的死丫头们会怎么样?还有傅刚……不能想了……

其次,她确认,大概因为人品问题,她不但没分配上啥穿越大福利,前任的记忆技能好像也没有接收到——也许这是好事,万一白痴这种毛病传染呢?

最后,也是最悲催的一点是,通过这几天的观察,她发现这具身体在府里的地位真的相当低。身边的丫头里,除了大眼睛的天珠、浓眉的青青,还有那天出去热药、找太医的梅子和小蒙,还算贴心,其余几个,说得好听是与她总是保持距离,说得不好听,是眼里根本就没有她。

这几天太医倒是隔天会来请一次脉,其余就再没外人来过。原来还以为杜夫人多少有点顾忌,现在她明白了,杜夫人顾忌的其实只有一件事:这个公主,必须得是活的;而杜府别的主子——丫鬟偶然的交谈里会提到的什么三爷、大小姐之类,估计连她活没活着都不关心。

没人关心,就意味着没有价值,没有价值意味着……骆晓飞不寒而栗。

骆晓飞叹了口气,仔细看着眼前细心伺候着她的四个丫头——青青大概是个有功夫在身的小丫头,做事也干干脆脆的;天珠应该是她的首席大



丫头,沉稳细致;梅子是个模样甜美小姑娘,似乎对饮食药膳很拿手;小蒙则是一副满身消息的伶俐样,去院外的活计都是交给她的。

丫头都是好丫头啊,可惜跟了个傻得出血的主子!

不知道为什么,以前听过的一句话突然出现在骆晓飞心里:所谓人生,就是改变可以改变的,接受不能改变的。慢慢咀嚼着这句话,骆晓飞闭上了眼睛:不能改变的,是她穿越的事实,是接收了这具身体的事实;那么,可以改变的呢?

终于,第五天,在骆晓飞醒来睁开眼睛,再次确认眼前的是纱帐不是天花板后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对赶上来服侍自己的天珠、小蒙说:“你们多说话。”

两人一惊,小蒙先笑了起来:“公主,你能说话啦?”天珠静了静,却问:“您想让我们说什么?”

骆晓飞刻意把声音压得低沉些,本来已经只是略有些沙哑的嗓子越发显得干涩,含糊道:“太静了,想听听,以前的事。”

小蒙立刻点头说:“好啊好啊,说以前我们骑马打猎的事情可好?”骆晓飞微微一笑,她早看出来小蒙是四个人里最爱说爱笑的,果然这提议正中她下怀!

的确,几天的沉闷大概把几个丫头都憋坏了,尤其是小蒙和梅子,整整一天,两个人就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,天珠、青青话虽少些,但看见说得越多,骆晓飞的表情似乎就越愉悦,也渐渐愿意插话了。吃过午饭,骆晓飞又特意让天珠、青青多去休息,晚上好守夜,小蒙、梅子越发说得高了兴,骆晓飞又在关键地方问上两句,于是两个丫头该说不该说的都倒了出来。

虽然在半天多的闲聊里,得到的信息只是零碎的,但她骆晓飞最擅长的是什么?就是从零碎材料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,还原新闻原貌啊!就像在白纸上一点点拼出一个轮廓,这具身体的故事慢慢展开在骆晓飞面前,还真像一个茶几——上面只放着一个巨大的杯具!

